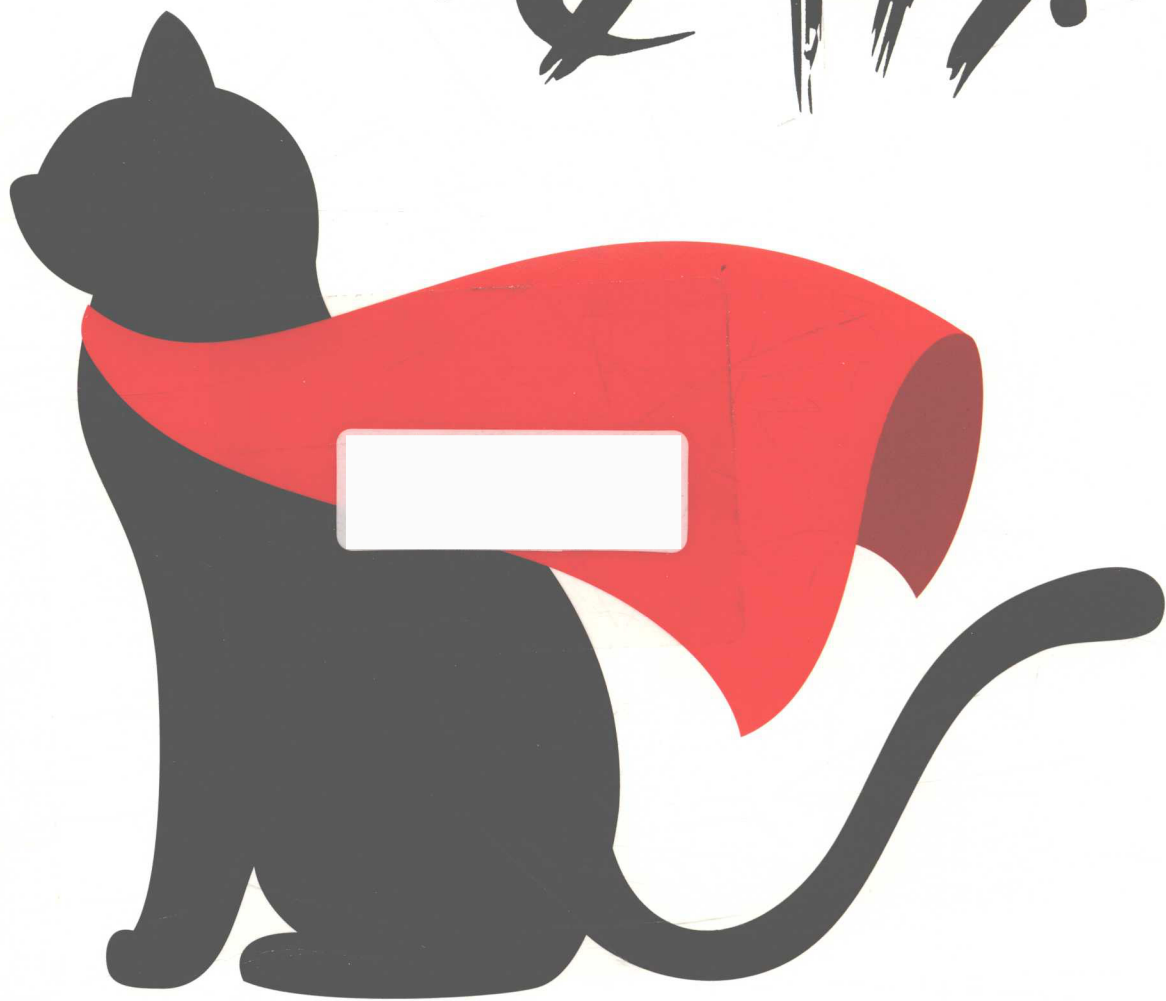


IDEALITY
AND
REALITY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
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桂公梓 著

决不
妥协。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IDEALITY
AND
REALITY

桂公梓 著

决不
妥协。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不妥协 / 桂公梓著.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7- 5093- 8759-7

I . ①决… II . ①桂…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2820 号

责任编辑: 赵宏 (health-happy@163.com)

封面设计: 秦 顾

决不妥协

JUE BU TUOXIE

著者 / 桂公梓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版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张 / 17.25 字数 / 288 千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7- 5093- 8759-7

定价: 49.00 元

值班电话: 010- 66026508

传真: 010- 66031119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网址: <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 010-66010483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 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66032926)

零

“任何职业，都不能像法律那样给予如此开阔的眼界，去感受人类灵魂内在的力量，去深刻体验生命的激流。它能够让它的从业者以目击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去分享生命的情感、奋斗、失望和凯旋。法律就像（魔镜），反映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而且是曾经存在过的所有人的生活！每当我想到这一宏伟的主题，我都难以自制。”

我确实清楚地记得，正是霍姆斯的这段话促使我在最初的时候选择了法律这门专业，并将之当作我一生的职业与追求。从法学院到法院，我一路走来，和所有人一样，经历了光荣与梦想，失望与彷徨。

进入法院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情，让我对我的职业乃至整个社会现状有了更新角度的观察和更深层次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进步程度体现在它的司法制度。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让人悲观，现实和曾经的理想差别巨大，相距遥远如鸿沟天堑，这让我痛苦万分。

当懵懂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来自迷惑；当看清真相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来自清醒。

我生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大多同龄人正在为生存而奔波忙碌。虽然不再年轻，但突然压上肩头的生活的重量还是让人感到不堪重负。我们纷纷拿起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压抑着昨天还在蠢蠢欲动的灵魂，慢慢地长大、成熟。而我们的理想，在这样渐渐长大的过程里，被我们渐渐地遗忘了。

也许某一天，浮嚣落下。拖着疲惫的身体，想起年少的心、狂妄的梦，你也许会扪心自问：你甘心吗？

我不甘心。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不甘才让我写下此文。我相信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希望你们能在我的文字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却被迫要接受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我们想反抗一切，却最终被一切所压制。我们不知道还能够坚持多久，会在什么时候无奈地屈服，但至少在还没有完全被俘虏之前，我很想用尽全力，冲全世界呐喊一声：“我不妥协！”

献给所有还不愿妥协的人。你们是勇敢的。

献给所有已经妥协了的人。你们是无辜的。

决不妥协。与你共勉。

另例行告知：

本文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欢迎告我。

—

早晨下了场雾，阳光稀薄。我裹着围巾出了门，迎面一阵凉意。发动摩托车的时候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省高院刑一庭的老陈。

老陈是一个资深审判长，资深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原因很简单，他太过正直，不讲政治。他是个好法官，更是个好人。由于很多业务上的联系，我跟他关系不错，算是忘年交。

接起电话，老陈的声音很低：“高玉虎越狱了。昨天晚上的事。”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脑子里空白了几秒钟。

老陈顿了顿，说：“你得小心点，那小子估计还惦记着你。”

我想起高玉虎看我最后一眼时阴冷的眼神，怔了一下，然后尽量平静地说：“放心吧老陈，我会注意的。……谢谢啊！”挂了电话。

路上雾气很重，可见度很低，车辆都亮起黄色的雾灯，小心翼翼地前行。我的摩托车驶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头盔的护目镜上结起了一层薄薄的水汽，眼前的景物好像都罩上了一层毛玻璃。整座城市似乎都被这场大雾净化了，所有的秽物都被浓浓的雾气过滤掉。身边的一切是如此朦胧和纯洁，我仿佛置身童话。

我是个审判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官。进入法院已经六年，一个长到足够改变一个人的时间。从最初的阳光热情到现在的成熟老练，我不知道自己得到的

更多还是失去的更多。激情与梦想一天天褪去，剩下的就是日复一日平凡而琐碎的重复劳动：阅卷、开庭、讨论、汇报、判决。从小案子到大案子，如今我已经是涂城中院年轻刑事法官中的佼佼者了。

而高玉虎案无疑是我经办的案子里影响最大的一个。

那是2006年，在省公安厅与市公安局联合进行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称霸涂城多年的以高玉龙、高玉虎兄弟为首的黑社会团伙被彻底摧垮。在行动中发生了激烈的枪战，两名警察殉职。高玉龙当场被击毙，高玉虎及其情妇落网。查封两兄弟名下的洗浴城、夜总会、酒店十余处，冻结款项6000余万元。随之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涂城市检察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窝藏枪支、弹药罪，组织卖淫罪，洗钱罪等十余项罪名向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是我承办的第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自然要十分慎重，看侦查卷宗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两百多本，堆在我的办公室墙角，一米多高堆起了三摞。

案子开了三次庭，每次都在电视上全程直播。旁听席爆满，群众在法庭门口排起长队。

最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高玉虎数罪并罚，判处死缓；其情妇周敏将开枪打死警察的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宣判那天我带着书记员小潘去看看守所。在会见室里，隔着铁丝网，高玉虎穿着囚服，双手被铐在身前，被剃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青色的发茬。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民警。

在小潘宣读判决书的过程里，高玉虎一直低着头，安静地坐在那里。面前的这个男子，看上去只是个30多岁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皮肤白皙，五官端正。如果不是那两百多本卷宗和无数如山的铁证，真没法让人相信他曾经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的黑社会老大。

高玉虎一直听到判决书的最后一句。然后他抬起头，似乎对自己将要面临的刑罚并不关心，他问：“高敏怎么样？”

我如实告诉他，高敏抗拒抓捕，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

高玉虎一下子焦躁起来，额头上的青筋突出，两眼通红。他嘶哑着嗓子说：“我哥哥都已经死了，你们不能放过我的女朋友吗？”

我感到于心不忍。高玉虎情绪激动，浑身颤抖。看来对恋人的关切，魔鬼与普通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穿着制服，戴着法徽，没有同情的权利，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告诉他，他女朋友犯了重罪，罪无可赦。

高玉虎哭了，铁笼里的他哭得像个小孩子。

在场的人都不作声了。等他哭完，狱警让他在送达回证上按了手印，拉起他，押着往门外走。

在出门前，高玉虎回过头来，看向我的眼神忽然变得异常恶毒阴冷。

他说：“桂法官，我会记得你的。”

那是八月份，看着他的眼神，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感觉浑身冰冷。

半年后，最高院下达了核准死刑裁定书，高敏被枪决。

作为案件承办人，我去了刑场，因为行刑前需要我给死囚核对身份。那不是我第一次目睹犯人被枪毙，但是看到一个风华正茂的女人即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不光彩地结束短暂的生命，心里还是十分别扭的。

高敏跪在沙地上，头发凌乱，面容清秀，两只手臂被反绑在身后。我站在她的正面十米远处，风扬起了沙尘，我看不清她的眼光看向何处。她的家人没有得到许可，此刻也许正在刑场的铁门外哭泣。

在行刑前，高敏请求武警能够尽量保留她的容貌。以往的枪决为了减少犯人痛苦，力求一枪毙命，通常都会瞄准犯人的后脑勺，经常将脑袋打爆，面容全非。家属收尸的时候看到这副死无全尸的惨状往往悲从中来，痛不欲生。

行刑的武警轻轻点了点头，端枪站在高敏身后。他说：“低头，张嘴。”

高敏乖乖地低下脑袋，张开嘴巴。

武警继续说：“再张大些……好，你准备好，我数到三。”

高敏没有动。武警数道：“一、二……”

“二”刚出口，一声闷响，子弹从高敏的后脑勺贯穿，从张开的嘴巴里钻出，钉入松软的沙地里。

血迹很少。高敏的身体向前方倾倒，姣好的面孔上没有一丝皱纹。

我到单位的时候雾已经散去了大半，远远看见门口拥堵了二三十个上访户。这出戏是每天早上都会上演的。随着涉诉信访案件越来越多，法院如今更像是信访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都在这里汇集。老百姓希望法院为他们解决问题，政府希望法院替他们摆平问题，结果法院不但搞不定这些问题，还弄出了很多新问题，怎样才能让法院自身不成为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是个大问题了。正如有些人所说的：“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

我穿过这些上访户的时候，有几个扯住我的衣袖，情绪激动地向我诉说他们遭遇的不公平待遇。门口的法警过来将他们拉开，他们立刻和法警产生了冲突，推推搡搡，骂骂咧咧。原先围观的群众又多了几层，场面混乱。我赶紧逃进了大院。

我将摩托车停在地下车库里，然后坐电梯到十一楼，电梯里几个民庭的同事都在讨论高玉虎越狱的消息。我走出电梯，刷门卡打开办公室的门，小潘还没有来。我泡了杯铁观音，打开电脑上网，新闻头条都是关于越狱的，我也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高玉虎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表现得非常老实，按时起床，按时劳动，五讲四美，简直是个模范青年。估计暗中也给了监管民警不少好处，所以看守所上下对他都比较放心。昨天将他从看守所换押到监狱的途中，他说想回家看自己的老母亲一眼。这些民警拿人的手短，平时又相处得不错，不好意思拒绝，就押着他回家了。结果高玉虎乘人不备，戴着手铐从自家四楼阳台跳下，摔在对面二楼平台上。一群人急赤白脸地赶下楼来，高玉虎早跑了。

新闻上说几个监管民警已被革职查问，搜捕工作仍在进行。

小潘进门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就打水拖地忙开了。我看着他忙碌心想这小子挺不错的，嘴甜腿勤，看着他就想到了几年前的自己。

小潘拖完地，走到窗户边上，把窗户拉开透气。忽然楼下一个尖锐的女声叫道：

“打人啦！”

我从窗边看下去，大门口依然是闹哄哄的一团。叫嚷的是一个身材壮硕的妇女，可能是在争执中被法警推搡了一把，此时正坐在地上撒泼：“都来评评理啊！法院的打人啦！”许多路人围上来指指点点。

小潘也在旁边皱着眉头看，表情严肃。

“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我将窗户关上，“想看每天都有。”

小潘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

我说：“因为会闹。”

小潘又问：“闹什么？”

我回答：“要求解决问题呗。……各种各样的问题。”

小潘不依不饶：“那就给他们解决啊！”

我很无奈地告诉他：“很多问题，法院是解决不了的。”

小潘没再问下去，但看得出他很疑惑。这个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孩子，二十出头，和所有法律出身的学子一样，胸怀正义，心系苍生。进了法院恨不得终日手执天平口念法条，以为自己可以主持公道裁决是非普渡众生超度冤魂。如果这个时候告诉他这些活是神仙干的，法官干不了，无疑会对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很多事情没法言传身教，需要自己一件一件地去经历和体会。

比如在对待上访户的问题上。人们都觉得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愿意上访啊！整天长途奔波，风吹雨淋，老实点的求完爷爷告奶奶，放弃尊严，好话说尽，好脸陪尽；暴躁点的咒完爷爷骂奶奶，撕破脸皮，脏话用尽，体力耗尽。大家都不容易，往法院门口一站，拉条横幅喊个口号的也特能招人同情。

我曾经非常同情他们。六年前，我第一次接待上访户，是陪三十多岁的前辈老白，接待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纠缠了一个下午，结束时老头子颤巍巍地走了，老白望着他的背影大骂：“妈的，这个刁民！”

当时我听了非常不爽，法官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待当事人呢？并为此跟老白据理力争了半天。我情绪激动地阐述了一些义正辞严的论点，语无伦次地向他表达了强烈的谴责。

老白从头到尾都很慈祥地看着我，听我絮絮叨叨地说完，然后温柔地跟我说：“孩子，你还是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啊！”

之后我自己见识了很多当事人，领教了很多上访户，每每被搞到焦头烂额之后，我往往情不自禁，发自肺腑地大喊一声：“妈的！这个刁民！”

是我变了吗？或许是的。怎么说呢？其实对这些闹上门来的上访户们，我是既同情又厌恶的。我对他们的感情是如此的纠结，正如同他们上访的动机是如此的复杂。只要同他们交谈三分钟，你就已经基本可以了解他们究竟是为了争一个理还是为了挣一笔钱。在这个上访已经成为一门蓬勃发展形势喜人的新兴产业并且越来越多的人由此发家致富的时代里，实在让人很难对这些上访户们提起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同情心。看到他们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烦很头疼，尽管他们其中的某些人真的是很冤很可怜。

事实上，真正有道理的、受了冤屈的老实人们，往往早已放弃了申诉，吃下苦头认了命。而这些闹得最凶，喊得最响的人，往往都是没什么道理的。这些人全职上访，毅力坚定，形式新颖，花样层出不穷。老道的上访户们都明白一个道理：越是在和谐社会里扮演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越是容易得到远高于应得的安抚。这也正应了那句老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往往是无理上访户们尝到了甜头，上访的职业化进程更进一步。

下午带着小潘去接待了一个肥胖的老女人。这个女人在 96 年被人骗了 30 万，一年后法院判决被告公司赔偿她本金、利息和预期利益共 60 万。从此她就不做生意了，全职上访。她认为，在那一年内她可以用 30 万鸡生蛋蛋生鸡地赚个 300 来万的，法院只判 60 万太少了。而且由于法院不改判，她一年一年地上访，每年都耽误她赚 300 万。所以她现在已经要求法院赔偿她 4000 多万了。她的案子是我去年办的，裁定驳回了。之后她每周都要光顾一到两次，每次都要点我出台接待。谈话过程中她从头至尾都用白眼珠招呼我，仿佛是我欠了她四千多万似的。这个老主顾不停地对我重复两句话：“我不管你们哪来钱，反正要给我钱”和“我活不下去了，我要去天安门自焚。”

这样具有独特逻辑思维模式的偏执狂在职业上访户中并不少见。一开始我觉得他们很可怜，还能耐心听他们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即使当他们发现我满足不了

他们诉求后冲我嚷嚷的时候，我也还能礼貌地保持虚伪的微笑。但时间长了，换成谁也受不了这个。我毕竟不是来坐台的，客人点了我，我就要陪着几个小时，服务周到，尽量让人满足。客人咬牙切齿指手画脚，我们卖笑卖乖装疯弄傻，直到伺候舒服为止。虽然我也知道这样的心态不好，但现在我更同情我自己。做千篇一律的事情总是让人厌烦的，我也终于明白了在诸如电信和银行这种窗口单位总看不到好脸色的原因。

这个女人喷了我们一脸口水后离开了。看着她袅娜的背影远去，我情不自禁地叹道：“妈的！这个刁民！”

小潘擦干女人留在他眼镜上的口水，一脸真诚地对我的言行进行了谴责。

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六年前的自己。我迅速在内心里对自己进行了彻底的反省。为什么短短六年的时间，我的心态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我的同情心都被狗吃了吗？难道说我现在已经变成了我曾经鄙视的那种人了吗？我已经如此冷漠，如此无情、无耻、无理取闹了吗？

但我很快谅解了自己，因为屁股决定脑袋。身处的位置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和立场肯定会有变化。毕竟和六年前相比，现在的我更了解事情的真相。在不明真相的时候，总是比较容易盲目地相信和同情，这也是群众们总是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的原因。尽管利用群众的人各有立场，有时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反动或分裂分子，有时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权力或利益集团，但唯一不会改变的是群众们不明真相的状态和被利用的命运。

于是我慈祥地引用老白了那句 *sometimes naive* 来评价了小潘。小潘一脸书呆子气的迷惘，像极了年轻的时候。

三

出台归来，我心情烦躁，打电话约朋友晚上一起吃个饭消遣。

每个男人都会有很多朋友，其中也有很多被我们称为兄弟或手足。但我们真正当做手足般信任和不可或缺的朋友，往往就只有那么一个。

我给我这唯一的手足打电话：“喂，老朱，晚上出来聚聚？”

朱舜尧一如既往地爽快：“时间，地点？”

我说：“你安排吧，你了解地形。”

朱舜尧说：“妈的，你的意思就是又让我请客。行，我通知张计一起。晚上带个姑娘给你瞧瞧。新的。”

朱舜尧是我的发小。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来他老爸对他的期望很高。可惜他并没有学习名字里的先人，只学习了名字里的动物。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是同桌。我们兴趣相投，经常携手并肩地揪女生的小辫子，同仇敌忾地欺负小个子同学，视死如归地气哭女班主任……我们真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好兄弟。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们成为了一生的铁子。我永远都记得光荣的那一天……

那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去郊游。一群小屁孩兴高采烈，在山上玩了个筋疲力尽。下山的时候我们路过一个公厕，坐落在郁郁葱葱的田间小道中。老师让同学们手拉手排好队向公厕进发。有个性的孩子和没个性的孩子这个时候就明显区分开了。我和朱舜尧同学从小就不爱走寻常路，脱离了大部队，在路边的田地中独辟蹊径。我们从一块田跳到另一块田，不亦乐乎。

快跳到厕所的时候，我看见前方那块田的颜色和土地的颜色很像，但正中央有一坨颜色鲜艳的屎，于是我很嫌弃地跳到了一边。而身后的朱舜尧勇猛地一路向前，直接跳了过去。扑通一声，他掉进了粪池。

全班同学都吓傻了。我看着朱舜尧在粪池中手舞足蹈地扑腾，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当时情况危急，我的思维运转很迅速，我首先想到朱舜尧是不会游泳的，因为夏天的时候一起去泳池他都没敢下水，怕淹死，接着我想到难道我的手足最终不是淹死在水里，而是就要淹死在这堆屎里了么？我一阵难过，脚下不禁又后退了几步。

观察出真知，很快我得出一个结论：大便的浮力要比水大得多，因为朱舜尧扑腾了半天还没有沉下去。他还剩一个脑袋和一只胳膊露在屎平面上。他紧闭着嘴，挥舞着胳膊，无助地看着正在思考的我。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我在书本杂志中看到某人陷入泥潭或者沼泽的段子，朱舜尧在粪坑里挣扎

的画面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飞奔进女厕所，把老师叫了出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闯进女厕。老师当时还是个小姑娘，显得十分羞涩。但当她跟着我跑出来看见粪坑当中的朱舜尧时，她立刻抛弃了羞涩，毫不犹豫地跳进粪坑把我的手足拉了上来。这让多年后我们想起来这件事的时候还是对她相当敬佩。

同学们都捂着鼻子，围成一圈观赏一身是屎的朱舜尧。我走过去想安慰安慰我的手足，却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开场白。我觉得一个人在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之后，感情一定会很脆弱。

朱舜尧用手抹了把脸，接着把手上的屎擦在了裤子上，然后真诚地对我说：“我保证，我一口屎也没有吃到。”

我说：“我不信。你牙都黄了。”

后来朱舜尧在全班同学包括女同学的围观下在池塘里洗了个澡，一群苍蝇在他的头顶盘旋。他屎黄色的身躯在夕阳映照下的剪影，成为了大家多年后对懵懂的小学生涯最清晰的记忆。

从此我们形影不离。大概是因为我救了他一命，他非常感恩，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除了我没有任何其他小朋友愿意再和他一起玩了，连路过都小心翼翼地怕碰到他的身子。这让朱舜尧很难过，他常常哀怨地问我：“我的身子是不是很脏？大家都嫌弃我。”

我安慰他：“不要这样想。至少你的灵魂是纯洁的。”

他说：“我保证，我真的一口屎也没有吃到。”

我说：“嗯，我相信你。”

他非常感动，每次都拍着胸脯跟我说：“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有什么事尽管开口，赴汤蹈火。”

接着他就会为我买早点或者抄作业。他的老爸是个包工头，所以他的零花钱比别人都多。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腐败得像两个少爷。他发育很早，小时候又高又壮，隔壁班的孩子有时候欺负了我，他也一定会去为我出头。只是每次事情结束后，他总会反复地对我说：“我保证，我真的一口屎也没有吃到。”

我们情同手足地一路从小学到大学，我学法律，他学经济。我们废寝忘食地打CS和玩传奇，夜以继日地睡觉，死皮赖脸地泡妞，年复一年地旷课。最终，我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毕业后我进了法院，朱舜尧跟着他老爸做了一段时间房地产，前几年开了个广告公司，开业后给自己狂做广告，在涂城搞得沸沸扬扬，从此以后这个广告公司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广告。之后他果断转型，开展了形形色色的选秀活动，号称要淘尽涂城的美女，用来做公司的平面模特和产品形象代言人。他经常身穿各种昂贵花哨的名牌，携带各种风情婉约的美女，出席各种无聊虚伪的社交场合，俨然一个江湖骗子。

我经常忧心忡忡地告诫他说：“你可不要一不小心把自己搞成上流社会了。”

朱舜尧拍着胸脯跟我保证：“你看我像那样的禽兽吗？我是一个很正经的人。你看我戴上这副眼镜像不像大学教授？”

自从朱舜尧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成功人士后，他装逼的潜能开始蓬勃地爆发出来。从此他经常把“我是一个×××的人”挂在嘴边，试图用这个貌似忠良的陈述句让听众认可他对自己颠倒黑白的定位。比如“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或者“我是一个从不装逼的人”，他乐此不疲。但遗憾的是，往往人们想方设法展示的一面都是自己所不具备的那一面，朱舜尧的陈述句里的每一个定语都跟他的本来面目扯不上半点关系。如果随身带个本子把它们全部记录下来的话，那一定会是一本童话，一本只属于朱舜尧一个人的成人童话。

所以我常常称赞他：“嗯，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的神韵！”

他也很谦虚：“哪里哪里，寡妇抱着夜壶哭，我不如你。”

四

晚上我们在涂城最大的“金地大酒店”里吃饭。朱舜尧定了个有落地玻璃窗的包间。

我到的时候人已经齐了。市公安局的张计和省纪委的乔燕都是大学同窗，毕业

之后我们也经常聚会。还有个40多岁的秃顶的胖子，我不认识，朱舜尧介绍说这是酒店的温州老板金业发，是他的生意伙伴。

金业发站起来跟我握手，用温州普通话寒暄道：“哎呀！久仰！久仰！……先生您贵姓啊？”

我心说都不知道贵姓还久仰个鸟啊，这生意伙伴的智商叫人好生放心不下。我热情洋溢地握着他的手，说：“金老板客气啦，我免贵姓桂啊！”

金业发的脑子明显打了个结，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朱舜尧赶紧过来介绍：“金老板，这是我的手足，市法院的桂公梓。”

金业发赶紧又握了握我的手：“哎呀！桂法官，桂公子啊！我老金今天出门遇贵人啊！”

他的口音让我听起来像是“出门遇鬼”，连忙说“金老板不要客气”，把他按坐在椅子上。

朱舜尧说：“在座的都不是外人啊！随便坐随便坐。”然后自己坐在主座，身边坐了个浓妆艳抹的姑娘，看起来刚20岁出头。

朱舜尧意气风发地向我们隆重介绍：“各位，这是我们公司在刚刚结束的2009金地大酒店杯我爱写歌词江南风情美女十二钗之原生态超级广告模特小姐选拔大赛，中评选出的全国赛区总冠军——曹卉卉小姐！”

我很诧异他居然没有结巴而且没有把比赛名称说错——当然说错了我们也不知道。

曹卉卉站起身来，面带微笑向大家点头致意。挺好一姑娘，就是看不清楚长什么模样，妆浓了点。

金老板使劲鼓掌，两眼色迷迷地盯着姑娘穿的紧身旗袍。

朱舜尧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眼光独到的人，所以我选出来的美女，必定是有过人之处。我们曹卉卉是色艺……不是，才艺双绝。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身材又好，在泳装比拼环节PK掉了其他所有选手，奠定了胜局，更重要的是有内涵，能歌善舞，还会写歌词哦！”

金老板又带头鼓掌，于是我们都拍了拍手。服务员进来问新鲜的龙虾要不要，张计回答说：“来一个吧！来一个。”

曹卉卉羞涩地说道：“好吧，那我就来一个。我给大家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叫

《想动就动》。”

她清了清嗓子，摆好姿势唱起来：

“推开夜的天窗
对流星说愿望
给我一对护翼
能够伴我成长
我有一张很大的床
什么姿势都能躺
安乐是快乐的保障
不怕大流量
想动就动要动得舒爽
就算大姨妈提前拜访
丝毫不影响我
每天的大运动量
想动就动要动得干脆
就算千万人在观赏
除了我没有
能知道我的异常……”

曹卉卉声情并茂地将副歌唱了两遍，说了声“谢谢”，然后款款坐下。

大家都听傻了，连金老板都忘记了鼓掌。

朱舜尧对目瞪口呆的我们解释说：“这是我们公司最新代理的产品，安乐牌卫生巾，曹卉卉自己写的广告歌曲，而且她将在广告 MV 中担任主演。”

金老板回过神来，带领大家一起鼓掌叫好。曹卉卉娇羞无限地道谢，给大家一一敬酒。

一圈酒喝下来，金老板自知多余，借口说其他包间还有客人要陪，让我们吃好喝好，就出去了。

我们愉快地吃喝着。乔燕问朱舜尧：“今天规格很高啊，龙虾鲍鱼都上了，有什么喜事啊？”

朱舜尧嘿嘿笑着说：“放开吃放开吃，今天金老板请客。”

乔燕问：“那秃子为什么请客啊？对了，你们是什么生意伙伴？”

朱舜尧支吾了一下，对曹卉卉说：“卉卉，去帮哥要瓶果醋来。”

曹卉卉甜甜地说：“好的，朱总。”婀娜而出。

等她出去了，朱舜尧压低声音说：“那什么，我之前不是搞了好多选秀吗，选出来的姑娘们都在我手下闲着，也没接到生意，整天吃我的喝我的，我都亏死了。这姓金的跟我商量，说他的这个酒店是全城最高档次的，服务员也要上档次，要我把姑娘们都送来当服务员。”

张计说：“姑娘们乐意么？”

朱舜尧点上一支烟：“怎么不乐意，总比没事干强。再说了，公司和酒店发她们双份工资，都高兴着呢。我的姑娘们个个漂亮，这酒店肯定得火。”言语间俨然是个资深老鸨。

酒足饭饱之后，朱舜尧提议打麻将。乔燕不会，先回家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三缺一。涂城麻将打法复杂，不亚于尖端科技，熟人不会打，会打的人都不熟。

实在想不出办法，张计说：“老朱你下次应该举办个麻将美女选秀大赛。”

朱舜尧听了若有所思，赶紧叫住正推着自行车准备回家的曹卉卉，问：“你会打麻将么？”

曹卉卉说：“会啊。”

我们大喜，心想这姑娘果真是色艺双绝。

于是大家一起钻进朱舜尧的奥迪 A6。朱舜尧说：“去我家吧，我新买的自动麻将桌。”

车行驶在宽敞的中山北路上。外面北风呼号，车辆稀疏，冬天已经正式来临。车窗上结了一层水汽，橘黄色的路灯一盏一盏不停往后退。

我把高玉虎脱逃的事情跟朱舜尧讲了一遍。他听完对我说：“放心吧兄弟，我是一个甘愿为手足两肋插刀的人，明天我就给你派个保镖来。”